

# 夜光杯

国庆加班不能回家,佳节又重阳,敬老是万万不能忘记的大事。“小张,你好。重阳节了,我婆婆还好吗?”尽管心怀忐忑,我还是拨通了敬老院护工小张的电话。

听筒里她的应答语速飞快,充满喜悦:“小媳妇啊。你好。节日里敬老院挺热闹的,老人们每人得到了一块政府发放的重阳糕,还有一些时令水果。你婆婆很喜欢吃重阳糕,情愿不吃饭,把糕点吃掉了,今天状态还不错。”

小张的回答,于我是一剂重要的安慰,我的心慢慢放松下来,又问:“她今天脑子还清楚吗?”

“今天啊,不好说,有时候清楚,大部分时间糊涂。要不你和她她说几句?”

婆婆进入高龄之后,已经不再识人,记忆里屈指可数的几个名字会时常在她脑子里串来串去,然后毫无逻辑地从嘴边吐出来,让听者如堕云雾。也正是从那时候起,我便难以听到她亲切的话语了,大多数时候,我只是和护工沟通交流,从侧面了解她在养老院的近况。

今天,我决心鼓起勇气直接和婆婆说说话。

“妈,我是小媳妇儿,上海的。”

“晓得啊。”她喊的是她的长孙。

“妈,我们是小龙。”我试图用她儿子的昵称来唤起她的记忆。

“含含糊。”她忆起的是她的小孙子,我的儿子。

“妈,你还好吗……”

“你爸爸走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就在我愣住,不知如何作答的时候,小张适时接过了电话:“你婆婆脑子又乱了,我该服侍她吃饭了。挂了噢。”

于是,我和婆婆前言不搭后语的通话就此结束。她最后的一句话教我无法接茬,更让我的心咯噔一下。她终于明白,她的老头子永远离开了她,而不是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去逍遥快活。

## 重阳电话

冬雪

三年前,公公因病医治无效去世,我们一家从上海赶到无锡,和其大儿子一家共同料理后事。当时,婆婆的阿尔茨海默症状已露出端倪,不仅健忘,还会把事情搞混。两家人商量之后,一致觉得不宜把消息告诉婆婆,否则让她的身体状况,恐不能承受如此大的刺激而加速身心衰老。待以后她的状况平稳,再慢慢将真实情况一点点透露给她。

处理完后事,我们两家包括孙辈一共六口人齐刷刷地来到养老院,和婆婆有过如下的一番对话。

“妈,我是小媳妇儿,上海的。”

“晓晓啊。”她喊的是她的长孙。

“妈,我们是小龙。”我试图用她儿子的昵称来唤起她的记忆。

“含含糊。”她忆起的是她的小孙子,我的儿子。

“妈,你还好吗……”

“你爸爸走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毛病医好了,爷说要

去旅游。他不是最喜欢拍照吗?”小儿子也接着编。

“伊啥辰光回来?”婆婆仍显得有点不放心。

“爷迭趟跑得蛮远,去外国了,要有些日脚。”大媳妇接着顺下去。

我们一个个都像做了错事的孩子,低着头,不敢直视她老人家的眼睛。婆婆猜疑的眼光最后落定在我脸上,也许,在她心里,我这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乖顺小媳妇是不会撒谎的。在她的注视下,我顿觉脸上阵阵发烧,心里一阵阵发毛。

“真啊?”婆婆将信将疑的眼神紧盯着我。

我轻轻地点了点头,什么也不敢说,生怕说漏了嘴,轻轻牵过她露在被子外的手。牵过手来的一刹那,我的心不禁抽了一下。这双手,曾经是那么有力,在我腰酸背痛时,这独特的推拿正脊手法让我舒服得飘飘欲仙、精神焕发,如今,却干瘪得皮包骨头,孱弱无力。我心疼地抚摸着,从手背到手心,在她的掌心,我做了更久的逗留,轻轻地摩挲着她薄得几乎透明的皮肤。然后,沿袭她曾经给我的按摩方式,以无比轻柔的力度,从掌根开始,顺着手臂的经脉,一直按摩到肩窝,再返回掌心。我的爱,以这种无言的方式传递和注入,渐渐化解了她的紧张和焦虑。最终,她不再追问老头子的下落。

养老院出来,是一条破旧的水泥路,黄昏时分,华灯未上,昏暗的道路一如我们的心境。我们明白,用一个善意的谎言编

织一个幻境之后,还要用更多的谎言去圆这一切。说谎,绝非一件善事。可是,的的确确,今日在婆婆面前,我们六个人合起伙来编织了一个弥天大谎。我们默不作声地走着,背着沉重的负荷。未成年的儿子跟在我身后,我生怕自己的行为会成为一个坏榜样,于是侧转身,尴尬地开场:“说谎是不好的,妈妈今天错了。可奶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,如果不说谎,恐怕她脑子的情况会更糟糕。说这样的谎,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妈妈要你记住,不到万不得已,绝不要轻易撒谎。”儿子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,赶紧接话:“妈,我懂。”

其实,我们都错了。估计,从我们告诉婆婆她老伴儿去旅游的那一刻起,婆婆就已经明白,老头子已经过世了。她也和我们一样,一再试图用欺骗宽慰自己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一年又一年,那个去国外旅游的老头子再也没有回来,这样的事实使她残存的理智不断得到强化,最终,她承认了爱人离世的事实。重阳节的一番电话中,她自己清清楚楚地用语言表达了她对这件事情的理解。从她毫无波澜的语调中,我听得,岁月稀释了悲伤,她内心的

痛苦,已归于平静。

终于,可以不用圆谎了,我的心稍微轻松了一点,可另一种莫名的情绪转而代之。婆婆在清醒的时候,一想到老头子已经离世,是不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难受?如果是这样,倒不如活得糊涂一点,认为自己还有一个可以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老公。那样,她会不会多一些快乐?想到这里,我免不了有了更深的担忧。

婆婆脑子糊涂、公公离世以后,我一下子觉得衰老和死亡已非停留在纸面的虚幻,而是离我很近的事实。婆婆远在另一座城,与我有几百公里的物理距离,我看不见,摸不着。而就在我身边,我天天能看见的老人却有很多。社会在老龄化,在大城市,三个人之中就有一位老年人。我决心,就从身边做起,用对自己长辈般的亲情关爱身边的老人。这样,就好像我在婆婆身边尽孝一样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所有的关爱,都通向同一个目的地。

犹记今年新春,收到上海图书馆的“悦读账单”：“一年来,您到过三家图书馆,借了57本书8本期刊,阅读超过863万字,学富五车,自然帅不可当。2021年您博览群书,我们授予您‘书虫’称号。”这“书虫”的光荣称号,我虽名不符实,但图书馆,却是我人到中年之后,最爱去的地方。

在图书馆中游走,遇见一本有趣的书,就像遇到了有趣的人,陪你聊天,为你打开另一扇因为自己脚力所限而达不到的窗。几乎每个周日,安顿好家事,带上要还的书去图书馆的时候,心情是雀跃的,好似樊笼中放飞的小鸟,又会去揭开盲盒的小孩和去约会的年轻人。今天,我又会和谁相遇呢?

进图书馆的第一件事是直奔杂志阅览室。翻到自己中意的文章后,退到窗边席地而坐,直到读完,拍拍麻木的腿脚,时间允许的话就再挑一本。这时候的我真的“如饥似渴”,恨不得把时针往回拨。每当这时,总想起母亲,从前她去县城不管做什么,第一件事是直奔连环画书摊,花个几毛钱,租几本书当场看。她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看几本,所以练就了站着快读的本领。看完了,才心满意足地办事去。

有次大冬天,我坐在窗边地下正读得入神,有个老先生走到我面前叫我来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,以为挡住了别人的路,他好心地图指阅读区,说那边有空位。我谢了并不动身,他说:“寒天坐地下多凉!”那一脸的关切,让我心里一暖,不忍拂了他的好意,去找了个位子坐下来。

从杂志区出来,就直去三楼文学艺术层,有时候是信马由缰,随便乱翻,更多的时候带着目标。比如有段时间特别对西方画家感兴趣,就会第一时间去艺术区。在那里,花了两年时间,借阅了有关米勒、马奈、马蒂斯、莫奈、塞尚、高更和梵高的所有作品。浦东图书馆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系统地借阅,比如有朋友向我推荐山多尔的《烛烬》,我一下子看到了他的《分手在白达》《反叛者》《伪装成独白的爱情》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五本书,并分批借回来。非常喜欢浦东图书馆闭馆时敲的钟,当当,当,清越悠远。

我最喜欢去的另一家图书馆,是位于陕西南路的明复图书馆。有段时间我身体不好,常常得去瑞金医院。每次候诊需要半天,我挂完号就径直穿过绍兴路,右转进明复图书馆。这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四层洋楼别墅,古朴端庄,有一种大气优雅的沉静,让我一下子逃离了医院嘈杂和生死难卜的混乱。它没有新图书馆弥漫的复合地板和书架的油漆味,斑驳的水泥地楼梯,老旧的木质地板,老式的玻璃拱门,窗外浓密的香樟树、高大的梧桐树掩映,古朴的气息抚慰着我,令人宁心静气。坐在油光发亮的桌子旁,翻着《中国历代花鸟画》,“鸟语花香”中,渐渐忘记了身体的兵荒马乱。在那里借过叶广岑的《青木川》,胡竹峰的《竹筒精神》和《雪天的书》,还有一次在二楼一口气借了董桥的《橄榄香》《一纸平安》《青玉案》《从前》等好几本旧书。背着这些书回到医院候诊室,有时过了号,更多的时候还没轮到我,打开书,坐在嘈杂之中,心里却有一轮明月,将我笼罩。

若说哪个图书馆的读者打动过我,我想一定是江西省图书馆。去年冬岁,我曾在那泡过几日,读八大山人、石涛、金农……天将黑未黑时闭馆,人群从偌大的图书馆鱼贯而出,又有很多年轻人迅速涌入楼下二十四小时图书馆继续。赣江边的风有些凛冽,云也淡淡的,我转身看着那些年轻的身影,透过暖黄的窗户,隐隐伏在案头的样子,真的好美。

悦读图书馆 魏芳芳



呼伦贝尔之秋

张逸 摄

4月中旬,家中葷菜将尽,乃从冰箱取出一菜,说:“这个时候,该你出场了!”隔水蒸后,午餐、晚餐皆上席,然而我与妻子都没有向这个菜动筷子。我的感受是:吃饭时有这个菜在桌上,心里就定了,不怕没肉吃了——何况,闻着香味,也如同已经品味享受到了。

这个菜,是我家乡绍兴名菜:干菜蒸肉。

春节前,阿弟阿妹分别快递寄来了过年的食品:青、白两种菜饺,酱油肉粽、白米粽,鸡,鸭,还有干菜扣肉。家乡过年风俗,正月里不会用干菜蒸肉招待客人。我小时候,我们这种普通农家,正月里招待客人,是用白鲞烧肉、剥皮鳝烧肉、油豆腐烧肉、榨菜烧肉之类。村里只有少数几家居民户口,能凭票买到乌贼干,用乌贼干烧肉,那个香味可以飘荡数十步之外。干菜扣肉,是这些年来,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之后才做的。其做法是:五花肉煮熟后,切成四方形,在油里将肉皮煎至焦黄,从肉皮向瘦

肉切成数片,但不切断。置之五花碗中,瘦肉朝上,以绍兴干菜覆盖,或再加一只茴香,再隔水蒸。制作过程是颇花功夫的。

干菜是绍兴的家常菜。一百多年前,鲁迅先生在小说《风波》中描绘过绍兴农村夏天晚饭时候的情景: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,摇着大芭蕉扇闲谈,孩子飞也似的跑,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。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,热蓬蓬冒烟。

“乌干菜,白米饭,神仙姑娘要下凡!”五十多年前,我的祖母曾经这样对年少的我说。那时候,白米饭确实是不常有的,平时多吃萝卜饭(粥)、番薯饭(粥)、菜饭菜粥。干菜加点猪油多蒸几天,或者,绍兴干菜加萧山萝卜干蒸几天,再加点猪油,都已经是很好的菜了。干菜蒸肉,只有到一个亲戚家才碰巧能够吃到。那是我的二舅公二舅婆家,他们没有子女,大概是平时念经卖点小钱,积累

起来,偶尔买点肉,干菜蒸之。记得有一次,我随祖母去二舅公家,烧饭时已经被浓浓的干菜蒸肉香味打动,掀开锅盖的时候,特有的香味随着升腾的热气弥漫开来,真是引起大大的食欲。

干菜蒸肉,正宗的做法是干菜吡肉。五花肉切成片,肥肉多一点为好,碗底铺一层薄薄的干菜,放一层肉,再在肉上盖一层干菜,如此一层干菜一层肉,最上层用干菜全部覆盖。绍兴农村人家烧饭,多在铁锅中用饭架,下面是饭,上面是蒸的菜。干菜吡肉,就是每天烧中饭、晚饭时蒸,一般要蒸几天,才能肉酥菜油,干菜与猪肉相邻相毗而形成特有的肉味、干菜味和香味。有的还会加点糖。我曾经在一本写鲁迅先生的书中读到干菜蒸肉的做法,说是把肉片在加糖的酱油中浸润后,再与干菜一起蒸。我们家乡一带没有用酱油浸润的,因为干菜本身就是很咸的。

秋日归省,父母居处在楼的顶层。二老晚年休憩得早,七八点过后,屋内便只有明月清风与我相对。

月亮一日比一日早地从东方升起,又一日比一日“胖”起来。月光从南面纱窗照进,清朗的气弥漫室内。不必开灯,那亮度刚好怡心养眼,更照得窗下一床素琴,分外明净。去年据明代《西麓堂琴统》打谱的三首“碧玉调”琴曲,此时弹来尤为适宜。

《碧玉意》短,寥寥十句,立本调之“意”,言简意赅。

《秋夜吟》三段,开头是类似打圆的六声单音,高低呼应,全曲共出现四次这样的乐句,富于吟诵感。乐曲中排比和对称句甚多,有诗词文章之感。结束前的排比句后,跟一个独立的短句,是错落而有力的收尾。月白

风清的良夜,弹《秋夜吟》,仿佛见到古代的文人雅士伫立月下,拈须吟哦、感

织一个幻境之后,还要用更多的谎言去圆这一切。说谎,绝非一件善事。可是,的的确确,今日在婆婆面前,我们六个人合起伙来编织了一个弥天大谎。我们默不作声地走着,背着沉重的负荷。未成年的儿子跟在我身后,我生怕自己的行为会成为一个坏榜样,于是侧转身,尴尬地开场:“说谎是不好的,妈妈今天错了。可奶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,如果不说谎,恐怕她脑子的情况会更糟糕。说这样的谎,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妈妈要你记住,不到万不得已,绝不要轻易撒谎。”儿子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,赶紧接话:“妈,我懂。”

其实,我们都错了。估计,从我们告诉婆婆她老伴儿去旅游的那一刻起,婆婆就已经明白,老头子已经过世了。她也和我们一样,一再试图用欺骗宽慰自己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一年又一年,那个去国外旅游的老头子再也没有回来,这样的事实使她残存的理智不断得到强化,最终,她承认了爱人离世的事实。重阳节的一番电话中,她自己清清楚楚地用语言表达了她对这件事情的理解。从她毫无波澜的语调中,我听得,岁月稀释了悲伤,她内心的

痛苦,已归于平静。

终于,可以不用圆谎了,我的心稍微轻松了一点,可另一种莫名的情绪转而代之。婆婆在清醒的时候,一想到老头子已经离世,是不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难受?如果是这样,倒不如活得糊涂一点,认为自己还有一个可以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老公。那样,她会不会多一些快乐?想到这里,我免不了有了更深的担忧。

婆婆脑子糊涂、公公离世以后,我一下子觉得衰老和死亡已非停留在纸面的虚幻,而是离我很近的事实。婆婆远在另一座城,与我有几百公里的物理距离,我看不见,摸不着。而就在我身边,我天天能看见的老人却有很多。社会在老龄化,在大城市,三个人之中就有一位老年人。我决心,就从身边做起,用对自己长辈般的亲情关爱身边的老人。这样,就好像我在婆婆身边尽孝一样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所有的关爱,都通向同一个目的地。

犹记今年新春,收到上海图书馆的“悦读账单”：“一年来,您到过三家图书馆,借了57本书8本期刊,阅读超过863万字,学富五车,自然帅不可当。2021年您博览群书,我们授予您‘书虫’称号。”这“书虫”的光荣称号,我虽名不符实,但图书馆,却是我人到中年之后,最爱去的地方。

在图书馆中游走,遇见一本有趣的书,就像遇到了有趣的人,陪你聊天,为你打开另一扇因为自己脚力所限而达不到的窗。几乎每个周日,安顿好家事,带上要还的书去图书馆的时候,心情是雀跃的,好似樊笼中放飞的小鸟,又会去揭开盲盒的小孩和去约会的年轻人。今天,我又会和谁相遇呢?

进图书馆的第一件事是直奔杂志阅览室。翻到自己中意的文章后,退到窗边席地而坐,直到读完,拍拍麻木的腿脚,时间允许的话就再挑一本。这时候的我真的“如饥似渴”,恨不得把时针往回拨。每当这时,总想起母亲,从前她去县城不管做什么,第一件事是直奔连环画书摊,花个几毛钱,租几本书当场看。她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看几本,所以练就了站着快读的本领。看完了,才心满意足地办事去。

有次大冬天,我坐在窗边地下正读得入神,有个老先生走到我面前叫我来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,以为挡住了别人的路,他好心地图指阅读区,说那边有空位。我谢了并不动身,他说:“寒天坐地下多凉!”那一脸的关切,让我心里一暖,不忍拂了他的好意,去找了个位子坐下来。

从杂志区出来,就直去三楼文学艺术层,有时候是信马由缰,随便乱翻,更多的时候带着目标。比如有段时间特别对西方画家感兴趣,就会第一时间去艺术区。在那里,花了两年时间,借阅了有关米勒、马奈、马蒂斯、莫奈、塞尚、高更和梵高的所有作品。浦东图书馆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系统地借阅,比如有朋友向我推荐山多尔的《烛烬》,我一下子看到了他的《分手在白达》《反叛者》《伪装成独白的爱情》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五本书,并分批借回来。非常喜欢浦东图书馆闭馆时敲的钟,当当,当,清越悠远。

我最喜欢去的另一家图书馆,是位于陕西南路的明复图书馆。有段时间我身体不好,常常得去瑞金医院。每次候诊需要半天,我挂完号就径直穿过绍兴路,右转进明复图书馆。这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四层洋楼别墅,古朴端庄,有一种大气优雅的沉静,让我一下子逃离了医院嘈杂和生死难卜的混乱。它没有新图书馆弥漫的复合地板和书架的油漆味,斑驳的水泥地楼梯,老旧的木质地板,老式的玻璃拱门,窗外浓密的香樟树、高大的梧桐树掩映,古朴的气息抚慰着我,令人宁心静气。坐在油光发亮的桌子旁,翻着《中国历代花鸟画》,“鸟语花香”中,渐渐忘记了身体的兵荒马乱。在那里借过叶广岑的《青木川》,胡竹峰的《竹筒精神》和《雪天的书》,还有一次在二楼一口气借了董桥的《橄榄香》《一纸平安》《青玉案》《从前》等好几本旧书。背着这些书回到医院候诊室,有时过了号,更多的时候还没轮到我,打开书,坐在嘈杂之中,心里却有一轮明月,将我笼罩。

若说哪个图书馆的读者打动过我,我想一定是江西省图书馆。去年冬岁,我曾在那泡过几日,读八大山人、石涛、金农……天将黑未黑时闭馆,人群从偌大的图书馆鱼贯而出,又有很多年轻人迅速涌入楼下二十四小时图书馆继续。赣江边的风有些凛冽,云也淡淡的,我转身看着那些年轻的身影,透过暖黄的窗户,隐隐伏在案头的样子,真的好美。

悦读图书馆 魏芳芳



悦读图书馆 魏芳芳

## 碧玉声中步月歌

张艳阳

古慨今,声音时而低回婉转,时而高亢激越,古往今来的名篇佳句纷纷涌入心头,“秋风淅沥秋月明,秋云澹澹秋露清”“风竹有声如玉佩,月华多影类冰绡”……

作为“意”和“吟”之后的“曲”,《秋宵步月》共八段,内容更为丰富,对调意的发展也更深入全面。全曲由空寂中冷冷而起,曲调畅达闲适又优雅从容,充满睿智和旷达的情怀。每段前有个小标题,可以从中揣摩乐曲的内涵:“虚室生白;初离碧海;渐转遥空;恍度霓裳;金鉴行天;银蟾舒练;云英叹风;长天一色”。

父母居处的楼顶层有一方露台,推门而出即觉离天更近。夜晚在露台踱步,沐飒飒秋风,观云月曼舞,天空中或而彩云遮月、或而月华镶云;而当月亮升入中天时,它纤毫不染、澄澈光明,发出震撼人心的力

量,此时奏响《秋宵步月》,正是情景交融。

元代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擅弹古琴,他随成吉思汗西征时,无论金戈铁马的军旅途中,还是风尘仆仆的边关驻守,始终与琴相伴:“高趣酿成真有味,烦襟洗尽了无痕”“空岩猿鹤招呼住,满架琴书伴我还”。身为高官的他清正廉洁,去世后家里“唯名琴数张,金石遗文数百卷而已”。他在一首诗中表达了对《秋宵步月》的喜爱:“碧玉声中步月歌,弹来弹去不嫌多。从教人笑成琴癖,老子佯呆不管他。”“碧玉”指“碧玉调”,“步月”即《秋宵步月》,想来他在琴曲中找到了心灵的寄托,故而百弹不厌。

《秋宵步月》的笔记这样写道:“齐人柳世隆善弹琴,为士流第一,不预世务,风韵清远,是月夜常鼓此曲,散步中庭,翩然自适。”柳世隆是魏晋南北朝时的宰相,“不预世务”不大可能,但在繁杂的世务之外,以琴怡情、借琴消忧,是可能的,也是必定的。

## 七夕会

悦读图书馆 魏芳芳

## 悦读图书馆

悦读图书馆 魏芳芳

## 时尚